

文说 元 陈绎曾

提要

文说

提要

《文说》一卷，元陈绎曾撰。绎曾字伯敷。《元史》附见《儒学传》，作处州人。而《吴兴续志》亦载其名，盖家本括苍，而侨居苕水者也。至顺中，官至国子监助教。尝从学于戴表元，而与陈旅友善。师友渊源，具有所自，故所学颇见根柢。是书乃因延佑复行科举，为程试之式而作。书中分列八条，论行文之法。时《五经》皆以宋儒传注为主，悬为功令，莫敢异趋。故是书大旨皆折衷于朱子。《吴兴续志》称绎曾尝着《文筌》、《谱论》、《科举天阶》，使学者知所向方，人争传录。焦竑《经籍志》又载绎曾《古今文矜式》二卷。今考绎曾所著《文筌》八卷，附《诗小谱》二卷，元时麻沙坊刻，附列于《策学统宗》之首，今尚有传本，其文与此编迥殊。惟《科举天阶》与《古今文矜式》今未之见。疑此编即二书之一，但名目错互，莫能证定。今姑仍《永乐大典》旧题，以《文说》着录，用阙所疑。卷首所称陈文靖公，盖即元翰林学士东平陈俨，亦以文名。至其自称先尚书者，则已失其世系，无可考矣。

文说

陈文靖公问为文之法，绎曾以所闻于先人者对曰：一养气，二抱题，三明体，四分门，五立意，六用事，七造语，八下字。

○养气法

肃：朝廷之文宜肃，圣贤道德宜肃。

壮：长江大海之文宜壮，军阵英雄之文宜壮。

清：山林之文宜清，风月贞逸宜清。

和：宴乐之文宜和，通人达士宜和。

奇：鬼神之神宜奇，侠客高士宜奇。

丽：宫苑之文宜丽，富贵美人宜丽。

古：游览古迹之文宜古，上古人事宜古。

远：登高眺远之文宜远，大功业人宜远。

右养气之法。宜澄心静虑，以此景、此事、此人、此物、默存于胸中，使之融化与吾心为一，则此气油然而生；当有乐处，文思自然流动，充满而不可遏矣。切不可作气，气不能养而作之，则昏而不可用，所出之言，皆浮辞客气，非文也。气之变化无方，当以此类推之。

○抱题法

开题：以题中合说事逐一分析开寫，于篇中各间架内，次其先后所宜，逐一说尽。或以意化之，或以情申之，或以实事纪之，或以故事彰之，或以景物叙之。一篇之内，变换虽多，句句切题也。此作文入门之法，非其至者也。

合题：亦以题中合说事逐一开寫，却将意融会作一片，一口气道尽。然忌直率，却于间架中要意思曲折此，高于开题也。

括题：只取题中紧要一節作主意，余事轻轻包括见之，此最径捷也。

影题：并不说正题事，或以故事，或以他事，或立议论挨。

傍题：目而不着迹，题中合说事，皆影见之，此变态最多。

反题：题目或悖义理，则反意说之。

救题：题目虽悖义理，而以强辞夺正理解救之。

引题：别发遠意，使人不知所从来，忽然引入题去，却又亲切痛快，此要筆力，似影题而实异也。影题从题中来，此自题外来。

蹙题：题繁，乃蹙其文，使甚简，而不漏脱题中一事。

衍题：题虚，无可说，乃衍其意，使甚多，而无一事题外来。

招题：将题目熟涵泳之，使胸中融化消释尽，将题中合说麓话扫去，就其中取出精华微妙之意，作成文章。超出题外，而不离题中，此作文之极功也。

○明体法

颂，宜典雅和粹。

乐，宜古雅谐韶。

赞，宜温润典实。

箴，宜谨严切直。

铭，宜深长切实。

碑，宜雄浑典雅。

碣，宜质实典雅。

表，宜张大典实。

传，宜质寔，而随所传之人变化。

行状，宜质寔详备。

纪，宜简寔方正，而随所纪之人变化。

序，宜疏通圓美，而随所序之事变化。

论，宜圓折深遠。

说，宜平易明白。

辨，宜方折明白。

议，宜方直明切。

书，宜简要明切。

奏，宜情辞恳切，意思忠厚。

诏，宜典重、温雅、谦冲，恻怛之意蔼然。

制诰，宜峻厉典重。

○分间法

头起，欲紧而重。大文，五分腹、二分头额；小文，三分腹、一分头额。腹中欲满而曲折，多欲健而快；尾结欲轻而意足，如骏马注坡。三分头，二分尾。

凡文，如长篇古律诗、骚、古辞、古赋、碑碣之类，长者腹中间架或至二三十段，然其要，亦不过作三节而已。其间小段，间架极要分明，而不欲使人见其间架之迹。盖意分而语串，意串而语分也。

○立意法

景：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，景以气为主。

意：凡议论思致曲折皆意也，意以理为主。

事：凡实事故事皆事也，事生于景则真。

情：凡喜怒哀乐爱恶欲之真趣皆情也，意出于情则切。

凡文，体虽众，其意之所从来必由于此四者而出。故立意之法，必依此四者而求之各随所宜，以一为主，而统三者于中。凡文无景则枯，无意则麓，无事则虚，无情则诬，立意之法，必兼四者。戴帅初先生曰：“凡作文发意，第一番来者陈言也，扫去不用；第二番来者正语也，停之不可用；第三番来者精意也，方可用之。韩子所谓‘陈言之务去’，‘戛戛乎其难哉’。”其法如此。戴先生又云：“作文须三致意焉。一篇之中三致意，一段之中三致意，一句之中三致意。”先尚书云：“文章犹若理词状也，一牵事，二原情，三据理，四按例，五断决。牵事者，认题也；原情者，明来意也；据理者，守正也；按例者，用事也；断决者，结题也。五者备矣，辞贵简切而明白。

○用事法

正用：故事与题事正用者也。

反用：故事与题事反用者也。

借用：故事与题事绝不类，以一端相近，而借用之者也。

暗用：用故事之语意，而不显其名迹。

对用：经题用经事、子题用子事、史题用史事、汉题用汉事、三国题用三国事、韩柳题用韩柳事、佛志题用佛志事，此正法也。

扳用：子史百家题用经事，三国题用周汉事，此扳前证后，亦正法也，

比用：庄子题用列子，柳文题用韩文，亦正用之变也。

倒用：经题用子史，汉题用三国，此有笔力者能之也。

泛用：于正题中乃用稗官小说、俗语戏谈、异端鄙事为证，非大笔力不敢用，变之又变也。

凡用事，但可用其事意，而以新语融化入吾文，三语以上，即不可全写。

○造语法

正语：《尚书》“曰若稽古”，“帝尧曰放勳”，“帝舜曰：重华协于帝”，“大禹曰：文命敷于四海”，“皋陶曰：允迪厥德，谟明弼谐”。《春秋》“六鹢退飞过宋都，陨石于宋”，皆正其事而语之。

拗语：《楚辞》“吉日兮辰良”，不言“吉日兮良辰”；“蕙肴蒸兮兰藉，奠桂酒兮椒浆”，不曰“蒸蕙肴兮兰藉”；《庄子》“乐出虚蒸成菌”，不言“虚出乐”。倒一字，句法便健十倍。

反语：《论语》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又曰“爱之能勿劳乎与？”《尚书》“俞哉！众非元后何戴？”此皆反其意而道，使人悠悠致思焉。

累语：《尚书》“宽而栗”，《老子》“长短相形”等语，皆累句也。《孙武子》“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”一语，语虽累，而辞意句句有妙者。

联句：《尚书》“以亲九族，九族既睦”，《大学》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”，《檀弓》“人喜则斯陶”，皆联语也。

歇后语：《论语》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”此皆不说破正意，歇后所当语，而使人自思之。

荅问语：《论语》“吾何执？执御乎？执射乎？”《孟子》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”，《诗》云：“鸡既鸣矣，朝既盈矣。匪鸡则鸣，苍蝇之声”，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尤极其变。

变语：《尧典》“宵中星虚”，《舜典》“如西礼”、“正月上日”、“月正元日”、“正月朔旦”是也。

省语：《舜典》“至于南岳”、“如初礼”，《仪礼》“其它，如皮弁之仪”，此省语也。

助语：《檀弓》“南宫绌之妻之姑之丧”一句，累三之字；《诗大序》“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”，累四之字。《庄子》尤多，《论语》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但“学时习说”四字是寔，“而之不亦乎”五字是助语；“其诸，异乎人之求之欤”，但“异人求”三字是实，“其诸乎之之欤”六字是助语；《孟子》“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”，“乎尔”两字是寔，八字是助语；当用则不嫌多也。

寔语：《尚书》及《易》彖辞爻辞用助语极少，《春秋》《仪礼》皆然，此寔语也。凡碑碣传记等文，不可多用助语；字序论辨说等文，须用助语字

。 对话：《尚书》“命羲和”、“仲叔”、“四节”，长对也；“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”，正对也；“天聪明自我民聪明，天明畏自我民明威”，此对话不对字也；“众非元后，何戴？后非众，罔与守邦？”此对意不对字也；“天叙五典”、“天秩有礼”，下间以“五礼有庸哉”、“五服五章哉”，“佑贤辅德”，下间以“邦乃其昌”，散文用对话，必以散语间之也。

隐语：《论语》“割鸡焉用牛刀”，“有美玉于斯，求善价而沽诸”，“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”，《孟子》“城门之轨，两马之力欤”，皆隐语也。《小雅鹤鸣》、古乐府“藁砧”全篇隐语，莊列尤多。

婉语：《论语》“阳货言：‘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’子曰：‘诺，吾将仕矣。’”此语直而意婉也；《春秋》“天王狩于河阳”，此语婉而意直也。凡造语皆自然，当如此，则好；有意为之，非也。

○下字法

谐音：凡下字，有顺文之声而下之者。若音当扬，则下响字；若音当抑，则下喞字。

审意：凡下字，有详文之意而下之者。意当明，则下显字；意当藏，则下隐字；意当尊，则下童字；意当卑，则下轻字。如此之类，变化无方。

袭古：凡下字，于平稳处，宜用古人曾下好字面，湏求其的当、平寔者用之。

取新：凡下字，于出奇处宜用新字面，湏寻不经人道语之的当、新奇、而不怪僻，令读之若出于自然，乃善。

绎曾谓：今世为学，不可不随宜者，科举之文是也。科举之文，有不得不与《朱子语录》参者，谨具于后。

一读《四书》：当谨守《章句》《集注》，参以《或问》《语录》，及《文公大全集》。其间有《或问》与《集注》不同，当从《集注》；又有《集注》与《语录》不同者，只以《集注》为本，而与《语录》参订之。

一读尚书：主蔡氏，参《朱子语录》。

一读诗：主朱子诗传，纲领义理都在纲领中，诗传只是训诗传，制度参古注疏。

一读周易：先晓启蒙，次牵义九图，次五赞，次系辞说卦，乃可读上下经、彖象、文言、序卦、杂卦、传牵义。然后读程朱传，程朱异同处，不可作是非论，只是各有取用。朱子是明经，程子是借经明道。

一读春秋：朱子牵说皆在张洽注，今科举偶不及此，盖事寔在左氏论辨，在公穀断，以胡氏而取《朱子语录》及张洽之说折衷之可也。

一读礼记：虽主古疏，然制度当订以朱子经传。通解有朱子经传，通解有勉斋经传，通解有杨复经传。通解三书皆具，然后可以考也。义理当订《朱子语录》。

一古赋：有楚赋，当熟读朱子《楚辞》中《九章》《离骚》《远游》《九歌》等篇，宋玉以下，未可轻读。有汉赋，当读《文选》诸赋，观此足矣，唐宋诸赋，未可轻读。有唐古赋，当读《文粹》诸赋，《文苑英华》中亦有绝佳者，有唐律赋，备见《文苑英华》。

一诏：汉诏，当尽取真西山《文章正宗》所选读之，唐诏，当选取《文苑英华》所有之精者读之，守（宋？）诏，当尽取吕东莱《文鉴》中所选读之。

一诰：汉无制诰，当取《尚书》诸诰，及汉武封三王策，与汉官仪命公卿诸策书读之。唐诰，当取《文苑英华》中精者读之。宋诰，当尽取东莱《文鉴》中所选者读之。

一章：汉章，取《文章正宗》。唐章，取《文粹》。宋章，取吕东莱《名臣奏议》。

一表：汉表即章。宋表有蜀本适用，集中所选，皆南渡以来，浑厚典雅。唐表，取《文苑英华》。

一策：书坊汉唐策亦可观，但分开，章自章，策自策，不宜混杂。然只董仲舒三策是正格式，或贾谊《治安策》是正筹。策，文字以董为体，以贾为骨，而东坡策畧助波澜，白居易诸策止可体面，亦可已矣。

此上，只科举所急用如此，若依朱子读书法，则尚有评章。

○荅韩莊伯读书说

读诸经，当以一经为主。《诗》《书》必须通习，读《诗》，吟咏古人性情，而反之吾心之性情，达之合天下之情性。只作街谈俚语看，不须深难求之，鸟兽草木器服之名，却须通习。读考究每章每句，不要拘一说随用句，句有千变万化，只要看得活、推得广、用得寔。古注疏是汉唐经师教学者之说，于淫奔■〈讠羊〉乱难讲处，多假古事换别意以避之。朱子是商周鲁十五国作诗人牵情性之说，两不可废。读《书》要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为君，启、太甲、成康之继述，高宗之中兴，其政何施？其事何在？舜、禹、皋陶、伊尹、传说、周公、召公之相业，其政何施？其事何在？其余圣贤，所居何位？所施何政？所行何事？随句要归着各人所居地位，以为模楷。上自帝王，下自小民，皆有其法。须帖寔有归着，看自见。大抵《尚书》只当作为政治事样子看，便分明也。政是平治天下大经大法，事是逐时小事。书中不见样者，不必强求；书中有样者，不可放过，逐句看见各人地位处置，样子分明。又将先日所见，同是此样地位，而处或同、或不同者，以类参合而观，则所得多矣。

读《易》先将啓蒙看透图书之理，原卦画、明蓍策、考变占之说，然后熟读系辞、说卦，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之理，与象数昭昭在心目，中却细看六十四卦象、三百八十四爻辞，一字字从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牵然理象数中来，自然见得圣人下一字皆有来历归着，若其用处，只在夫人日用间审动端，而吉凶悔吝可见。朱子《牵义》是四圣人各各牵意，程子《传》是吾人日用切寔之理。读三礼，《仪礼》是经，《周礼》是纬，官守所分掌者；《礼记》是传，当分四科三百经，礼以类相从而考证之。在者审所归，亡者缺之。四科者，礼也、仪也、乐也、制度也。吉凶军宾嘉之大目，为礼；应对进退拜立趋行之小節，为仪；音律歌舞八音之法，为乐；封井宗学宫室器服之等，为制度。以经证经，不可曲泥传注。《周礼》一书，是文武周公平天下之法，自《尧典》以降，莫不备于此。大政在六官，小事具诸职，有志者湏要细心深思而寔体之。读《春秋》，以《左氏》为案，正经为断，先儒二言，尽之矣。断事不可先立主见，将牵人所立何功，所犯何罪，来踪去迹，仔细推寻，一小節不究，便有错断处。功罪牵事，節節明白，却原其情而定褒贬，有两是者、有两非者、有似是而非者、有似非而是者、有是非各半者、有是非轻重比伦者、有以功补过者、有以罪绌功者、有初无是非者、有眚灾者、有功之首罪之魁不见形迹必当表而出之者。平心易气，以观其事；明目聪耳，以察其情；执中有权，以断其理。《左氏》，案也。《公羊》《穀梁》，议也。然圣人之旨微，必待吾心之清明者以裁之。读《大学》明明德章句，是一书之根本，湏细细切己看，教分明无罅漏。致知格物章或问，是圣门学知之法，然湏依此细看，立定条目，寔下功夫。诚意章句，是圣学心学之根本，朱子平生留意切至处，字字切己，仔细寻思，至切至切，大要只是一朴寔为善而已，恰是要朴寔到至极处。平天下章，絜矩好恶是圣治心法，货德仁人小人是圣政大端，治天下之要，不出乎此，仔细读着，寔寻思用之不尽矣。读《论语》，将问处作自己问，荅处作今日耳闻先儒之说，至矣切矣。训诂义理，在《集句》；同异是非，在《或问》；格言遗说，在《朱子语类》；道理，在今日天下之事物：寔用在吾身，玩而味之在吾心。读《孟子》，每章湏有一两句是主意，其余是敷衍此意而明辨之。见破主意，则其余涣然易知矣。一书主意在性善，寔理在仁义，功夫在求放心、养浩气，政事在务农兴学以行王道。读《中庸》最不易，此兼明大人之道，微而显、着而隐，若识得“天命之谓性”一句分明，方可读下文也。《易》就阴阳说得驳杂，而有依憑；《中庸》提出天命说，虽简约，却难把捉，走作便入异端，慎之哉！慎之哉！读《孝经》，《刊误》大体已正，近吳草庐先生注详明矣，更看黄氏牵旨，以极其趣，天理人伦之牵在是。读史，湏分五科：第一，于帝纪内看歷代兴亡；第二，于列传内看古今人才；第

三，于列传内看古今事迹；第四，于诸志内看歷代典章；第五，以春秋之法，断兴亡、人才事迹之是非，以三代断歷代典章粹驳，仍須以外史参辨诬枉。凡读史，当以正史为先，十七是也；然后以通史、通志会同之，《通鉴》《通典》之类是也；又以外史、会要考订之，《国语》《国策》《东观》《荀表》《外书》《旧唐》《周书》《汉仪》唐宋《会要》之类是也；又以史论评确之，《唐鉴》《管见》之类是也。至于古史，暇日亦不可不知，当断以孔子，五帝德存而勿论可也。读诸子，儒家荀、扬、文中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，杂家《管子》、《吕覽》、贾谊、淮南，道家老子、莊子、列子、抱朴子，兵家孙武子、吴起、《司马法》，法家韩非子等，皆文章精奇，论说要妙，虽所学不醇，而见趋高深，可资博覽。读之当分三科：一见地，二文章，三事料。见地者，诸子所造，虽有大小浅深，然必有所悟；入处虽偏驳，要必有识见；见识既真，自有妙理。学者所志虽不同，皆須有真悟处方能有所成就。后世文章事业不及古人者，以其悟入处浅故也，读诸子可以见之矣。文章者，荀卿博雅、扬雄简奥、穰苴典古，有先王遗风，韩非严峭，皆自成一家。事料者，古事也、精意也、句法也、字樣也、制度名物也、助辞之变例也，往往精古，非汉魏以后所及，皆須摘取以资筆端。读文章，就今日所宜，且于《孟子》中取长者二十余章，韩文四五十篇，蘓文亦然，合成百篇。取时，須自己意择，意中所甚喜者寫入，若觉篇篇可喜，截满百篇之数即止，不必多贪；若篇篇不见可喜，即不必强取，看终集之后，再转求之，虽百转可也。寫成百篇后，读书之暇，每日随意多少，反复读之，或默看、或批点、随意先麓，麓看过，却与分大段，又与细分小節，節段既明，观其首尾中间相应处、相变处、擎掉处、转折处，寬心细目徐观之，意无昏倦，老子云：“孰能浊以静之？徐清”，要“必有事焉，而勿正”。如此久久，自当有得。大概只要扯拽作性渐通耳，毋将迎，毋凝滯。读经以融贯义理，读史以该洽事寔，取胡氏《读史管见》隐然若一敌国，自立说，与之相辨唯久久。义理事寔，来于经史；议论生于管见，作性扯拽，开于孟苏韩文之路，辐凑筆下，滔滔不能禁止。技痒欲寫，即宜痛禁止之，慎勿拈纸筆便作文也。一拈纸筆，昏气随至，前功废矣。如此久之，欲寫愈甚，禁之愈切，直至随所见题目，分明有一片文字，首尾中间议论句法字樣，见成了了，自然成文胸中，不费寻思，直拈筆便寫去，方可拈纸筆矣。此后只可因自然成文之甚明者一寫之。不可乘此，便日弄纸筆，仍須切禁止如前，当愈严也，禁之愈严，其来愈多，作性之道，不可遏矣，勉之哉！此后却須从先輩求点化，芟繁就简，扫博归约矣。